

◆ 安庆风物

阮自华与迎江寺振风塔

张全海



《雾灵山人诗集》封面（作者供图）

迎江寺为阮自华(1562—1637)于明万历四十七年(1619)“募建”，清初安庆府县志书有明确记载，然而由于现存清代之前文献中没有关于迎江寺、振风塔的直接文字和舆图信息，故此文史界关于二者建造问题的争议至今未决。阮自华《雾灵山人诗集》为明代文献，其中有几首关于迎江寺和塔的诗，文史界鲜有论及，值得做一些初步探讨。

清康熙十四年(1675)《安庆府志》卷八：“迎江寺，在枞阳门外，明隆庆庚午郡守王宗徐、邑绅於惟一、吴宗周建万佛塔，万历己未邑绅阮自华募建寺，明光宗御书‘护国永昌禅寺’，特建宸翰楼貯之……”在其舆图中，也标示了枞阳门外的“永昌寺”和“永昌寺塔”。稍后的康熙二十五年(1686)《怀宁县志》卷十六亦有类似记载：“迎江寺，在枞阳门外，明万历己未郡人知府阮自华募建……明隆庆庚午郡守王宗徐、邑绅於惟一、吴宗周重建万佛塔……”其舆图也对迎江寺和塔进行了明确标示。这些应该是现存志书中关于迎江寺和塔的最早记载。

阮自华《雾灵山人诗集》中至少有7首关于佛塔的诗，依次是：《浮屠赠刘使君入吴》《赠吴宪副遊春饮镇皖楼浮屠》《浮屠成呈偕登诸公》《佛图釋僧扶上磐陀石却贈》《庚戌禊遊即事社作：万佛塔》《皖秋八詠：浮屠》《禊集塔下凡三十余辈得东字》，这其中除个别不能确定所指外，其他基本可定为万佛塔(即振风塔)。由此可见，虽然现存明代志书中没有记载振风塔，但据阮自华的诗可知其名确为万佛塔，这是目前所知明代文献中唯一一处关于振风塔塔名的记载。《万佛塔》诗句：“浮幢华藏海，宰堵史多林。夜夜江城上，摩尼出梵音。”

明天顺《安庆郡志》、正德《安庆府志》、嘉靖《安庆府志》记载的所有寺庵名称等文字中并无迎江寺和振风塔的信息，不过有古文献中记载了迎江寺振风塔所在地古代属于观音镇，如据怀宁忠恕堂《赵王宗谱》称，其五世祖佐公(字君辅、号清溪先生)明初自池州迁安庆府怀宁县“枞阳门外之观音镇”，卒后葬于其地山川阡，即在后来的迎江寺附近，宗谱墓图有明确标示。观音镇这个地名后来可能消失了

(或改为宜城镇)，不见于现存志书中，而其地的观音港(洪武二年设观音港巡检司)名称却流传了很久，在明清府县志书舆图中也有明确位置标示。观音镇观音港的得名应该是来自当地的观音石，宋代文献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三十八《马光祖筑宜城以固上流》称之为“菩萨石”，说明此处最晚在宋代就有一块被信众敬奉的观音菩萨石，有信众必然有香火，有香火也自然会有祠庙等与宗教信仰相关的实体存在，所以在此处立塔建寺也有了社会基础和自然条件。

阮自华诗集中至少有1首关于迎江寺的诗——《御书护国永昌寺寺主戒师选公请西蜀正宗三藏开讲宸翰楼诗》：“多宝浮图出海滨，瞿昙双座照天垠；天文奎壁摇江阙，法水鱼龙变浣津。请饭钵留香在室，献珠人去月重轮；自伤老大风尘久，散得曼珠着满身。”这首诗应该是目前所见关于迎江寺的最早文献，其中提到的当时永昌寺主持“选公”，或即《天界觉浪盛禅师语录》《观涛奇禅师语录》中记载的“巨音选公”(觉浪禅师曾为怀宁县智种庵题名，方以智求法于觉浪道盛、求学于阮自华，不难想象他们之间当有交集)，这一信息填补了《迎江寺志》明代住持名单的空白。

至于为什么迎江寺在刚建成第二年就能获得皇帝的御书，这也不难理解。第一，据清顺治《潜山县志》记载，阮自华在万历二十五年(1597)就曾上书请明神宗敕建了佛光寺，同时还获得御赐经书；第二，迎江寺建成第二年正逢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之时，此时阮自华再次上书请赐御书寺名也是有可能的。

迎江寺在阮自华募建之初叫什么名称并无文献显示，在被赐御书“护国永昌寺”之后的正式寺名当为“永昌寺”，至清康熙十四年《安庆府志》的舆图中仍使用这个名称，而文字中却使用“迎江寺”，所以“迎江寺”很有可能就是最初的寺名(《迎江寺志》说是顺治七年改称“敕建迎江禅寺”不知典出何处)。联想到阮自华晚年在镇海门外建“中江楼”，不难想象他会把募建的寺庙叫做“迎江寺”。康熙《安庆府志》同时使用了“迎江寺”和“永昌寺”，康熙《怀宁县志》则都使用“迎江寺”，说明当时两个寺名都在流传。

◆ 流年碎影

死老鼠换鼠药

何新年

那时，乡下人大多住的是土坯瓦房，户户饲养牲畜，家家成了老鼠的安身之所。这些尖嘴锥头的家伙昼伏夜出，行动诡秘，挖地洞，偷吃食物，啃咬物件，无所不能。即使在大白天，有时也会冷不防从人的脚下悄无声息地一窜而过。

我家三间瓦房，其中两间有木阁楼。到了晚上熄灯睡觉时，楼上就开始传来“窸窸窣窣”声，随后就是一阵阵时而夹杂着鼠叫的“大闹天宫”，弄得楼板咚咚响。每到此时，奶奶就拿起早已准备好的木棍敲打楼梯，厉声吼着：“发瘟的！”

更让人气恼的是，放在屋杳晃的两只装有稻谷的稻箩，竟成了老鼠的安乐窝。家人拿掉压在稻箩上的物品时傻了眼：稻谷多半成了稻壳，稻箩被咬出几个大洞，更恶心的是里面还有五六只尚未睁开眼的鼠崽。

村庄里的人也不时抱怨：家里的蚊帐被老鼠尖厉的门牙开了“天窗”；碗厨里的猪油被老鼠舔吃了；地窖里的红薯也被老鼠啃了……

为驱除鼠害，人们想尽了办法，可最终还是难以招架老鼠猖獗的势头。鼠笼、鼠铗等“陷阱”，时间长了会被老鼠识破；开水灌鼠洞，老鼠似乎早有防备；家养的猫虽有震慑，但机灵的老鼠最后还是与之玩起了捉迷藏，况且其敏捷的身手似乎比猫要略胜一筹。

◆ 边走边看

在宜城徜徉

徐可

一

西门向西有一个小镇，叫海口；还有一段河堤叫做同马大堤。经查，同马大堤是同仁堤和马华堤的合称，其中同仁堤始建于清道光年间，由当时鄂皖赣三省共同打造，时任湖广总督林则徐提议，该堤为三省同仁合力为之，故称“同仁堤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为更好地治理水患，同仁堤与马华堤被相接，故为“同马”。皖河是由皖水、潜水、长河在怀宁腊树与平山之间汇聚而成，最终流入长江。冬季是枯水期，车子能开进河床，满屏的绿草配上暖阳蓝天更像是初春时节。

我常常幻想着自己能住在河岸边，常常念到着一条大河波浪宽。我希望自己能像河水一样温润，像青草一样，即使暂时枯萎，但仍会在春风吹拂之下，蓬勃如初。

二

为搜集大观区辖区内石刻的照片，那天途径圆照寺，第一次走进了大殿。门口伫立了三百多年的两棵银杏树，历经雷电风霜，如今依然满身繁华。那两棵树，枝桠纵横，相依相连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树越老，越发深情？

有人说，三十岁之后，生活就是无尽的轮回，就得努力去扮演各种角色。那么，80岁呢？是不是会像树一样，阅尽繁华，依然一身繁华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从三十岁到八十岁，人是不是该不停地修炼，而不是穷尽心思地苟活？

三

难得可以陪妈妈逛逛城里的大街小巷。那天，走到城西的大王庙，看到不少拍照的游人，看到两旁的旧居，看到路中间的青石板。青石板亮闪闪的，多少双脚步踏过？多少人不知走到何处，消逝在远方？

此刻，天空是那么蓝，窗外是孩子们清脆的笑声。我坐在窗前，想象着老家的冬日，村庄上空不时有烟花腾空的灿烂，有鞭炮在旷野里炸响，我还想到长风沙滩边水的轻柔、沙海的荡漾。我多想带着母亲回一次老家，那儿才有我心中最美的风景。